

中
西
傷
寒

論
補
正



民國甲寅年渝
城瀛洲書屋刊

傷寒論淺註補正序

醫爲活人術迄今醫道晦盲活人者反以殺人呂勝浩歎

章

素嗜醫寢饋有年每讀仲師傷寒

金匱不得其旨參求註解愈多愈昧惟陳修園淺註較明奉爲圭臬乃讀之既久又生疑竇以

之臨證處方尤多枘鑿不禁廢書三歎以爲斯道不明勢誠無可如何矣復游海上竊見中國

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則今人更勝古人製造之巧格致之精實爲中國所不及則其醫學亦

當高出於中國迺於醫院藥房留心咨訪求其證論考其方書器具則精妙無比治法則顛頽

異常始知尙形迹而略氣化凡五運六氣之神妙西醫概未能曉吁中醫既不明西醫又不識

軒岐活人之術反以殺人悲夫戊子秋唐容川兄經滬上容川己丑進士前爲諸生名聞

三蜀列門下者恆數十人與家兄雲笠通譜余每過從知其能醫究未知其精也迄晤海上時

每有疑證問之輒應如響凡人身臟腑經絡明若觀火且其談三焦更能發人所未發皆以西

醫之形迹印證中醫之氣化章不能療者一經容川診治沉痼頓除人俱驚爲神奇章則津梁奉之矣常言仲師書淺註雖佳不無遺誤必再補正乃善余著有中西匯通醫經精義閱之自悟草受讀一過再讀仲景書前不能解者大半可解乃歎仲景之書如鎖此其鑰也真鴻寶歟遂石印行世又爲之請曰醫理雖明醫法未備何不從事傷寒金匱將所謂補正者筆之於書豈非大千世界火坑中生青蓮耶蓋醫病止愈一人不如醫醫其功當倍於醫病補正云者原以醫前之醫卽以醫後之醫旣醫愈矣將口愈之醫治未愈之病其所活當不啻恆河沙數越兩寒暑補正書成捧讀之下疑團冰釋實爲軒政功臣足以羽翼仲景醫道當從此昌明使活人之術不致殺人則天下幸甚後世幸甚吾

大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仲夏雲門鄧其章雲航謹敘

傷寒淺註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業屬於土。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修園以名孝廉。宰燕。素精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修園精於醫。其治民可知矣。修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辨其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修園之心。何其大而遠也。余視學入閩。因署中診視。獲與修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瞭如指掌。仲景爲郡守而作論。修園爲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

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之書哉。是爲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誤

長沙方註小引

漢文藝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爲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真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長沙當曰。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卽以伊聖之方爲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明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導長。其分兩。因生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爲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瀆取清汁。或用

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瀉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輿韻之。其詩爲藥證分兩煮法。服法等所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六卷於後。命男蔚按方而細註之。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捷便之法云。修園陳念祖并題。

補曰。修園此引。原載傷寒方歌括中。今因方証當合勘。故取其方註。篇入原文。合爲一書。以便查對。並將此引亦採入焉。意在專爲仲景之方証發明而已。故不存修園本書面目。讀者當知著書各有本意。若要觀陳書舊本。則自有陳書在。幸勿議吾書之割裂也。

仲景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懼。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資百年之壽命。持一貞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斲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眷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

誤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翳鬚。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卽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
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卽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
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
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卽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
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
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殞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
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爲病家深悼也。醫家苦
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已。凡勤求博
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
已。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已。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

重泉徒爲啼泣者已也。非人也。醫不爲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已。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固不行矣。終曰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行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爲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口家之身心性命。卽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心。從愛身知。已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

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頤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得之不是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夢譴幾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天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爲知之次反借吾論爲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從鄉愿來以賊吾論中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闢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應旌新安人也善讀神書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爲註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爲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之純則仲景必許爲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爲大宗師矣

補曰仲景序中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此數句已

括全書大義。蓋傷寒以六氣立論。而此序則以五行開宗。五行爲體。六氣爲用。人稟五行而有五藏。然後有六府。有五藏六府。遂有經絡俞穴。而成爲三陰三陽。總皆秉天之陰陽。以爲人身之陰陽。其間藏府經俞。貫通會合。必先洞悉。而後可見病知源。病之用藥。亦因藥在萬類中。同稟五行之運。故借以治人之病。要皆天地萬物。陰陽一體之義。仲景此數句。最有包蘊。故曰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高才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吾於各經篇首。特補總論。以明此旨。

正 **曰** 鄧雲航云。仲景自序明言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傷寒六經爲六卷。後附三章爲一卷。金匱要略九卷。二書共合。恰得一十六卷。金匱當是雜病論。卽以此序之卷數而知之也。金匱之名。亦疑後人所加。又觀傷寒論後。症濕陽篇。仲景曰此三種宜應別論。以與傷寒相以故。見於此所謂應別論者。卽謂應列入雜病論也。故復於金匱之首列此三證。足見金

匱。即是雜病論嗣經至叔和添辨脈平脈等證冠於傷寒之首。而傷寒之卷數已亂。又不知何人將雜病論題爲金匱要略復於卷後添俗傳雜療方爲第十卷。狗尾續貂混誤已其陳修園刪去辨脈平脈等篇。詢有卓見而猶存雜療方。不免遺累。且陳書分卷亦與仲景未符。今應刪去雜療方。將傷寒論依六經分爲六卷。後附三章。又爲一卷。合之金匱九卷。適符仲景原文二十六卷之數。然則仲景二書實爲合集。仲景此序亦是合序。並非單序傷寒也。讀者將兩書合讀。則融會貫通毫無遺義矣。雲航此說至爲精確。當卽從之。將二書卷數釐正。復還其本來面目。願與天下讀者共訂證焉。

淺註凡例

一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尚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卽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卽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其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